

丝
绸
路

一个人的 生命体验

· 陈忠实 著

西 安 出 版 社
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丝路

一个人的

生命体验

· 陈忠实 著



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/ 陈忠实著. -- 西安: 西安出版社, 2018.5

(丝绸之路丛书)

ISBN 978-7-5541-2762-9

I. ①—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0444号

一个人的生命体验

YIGEREN DE SHENGMING TIYAN

著 者: 陈忠实

出 品 人: 屈炳耀

责任编辑: 张增兰 路 索

责任校对: 陈 辉 王玉民 张忝甜

装帧设计: 李南江 纸尚图文

责任印制: 宋丽娟

出 版: 西安出版社

(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)

发 行: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(西安曲江新区雁南五路1868号影视演艺大厦14层)

印 刷: 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

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张: 9.5

数: 253千

次: 2018年5月第1版

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号: ISBN 978-7-5541-2762-9

定 价: 45.00元

△ 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、调换。

电话: (029) 68206213 68206222 (传真)

目 录

001 /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

016 / 信任

027 / 立身篇

042 / 尤代表轶事

060 / 猪的喜剧

076 / 回首往事

087 / 珍珠

098 / 蚕儿

- 107 / 旅伴
- 110 / 鬼秧子乐
- 126 / 毛茸茸的酸杏儿
- 142 / 失重
- 158 / 桥
- 177 /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
- 192 / 打字机“嗒嗒”响
——写给康君
- 210 / 石狮子
- 220 / 轱辘子客
- 232 / 害羞
- 252 / 两个朋友
- 275 / 李十三推磨
- 291 / 日子

一个人的生命体验

柳青终于决定：自己消灭自己。

他已经确定了周密的消灭自己的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。最关键的一点是消灭自己的方式——他决定采取电击。这也许是他唯一能够找到的办法，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。

他尚未被最终判决，却已经生活在和囚犯无异的环境里。这是一排只有顶棚和墙壁的平房，很长很长的一排，没有隔墙。据说这儿原是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停放自行车的车棚，本来只有三面墙壁，空着的那一面自然十分宽敞，是为着庞大机关里的干部上班来存放车子、下班回家时取走车子避免拥挤磕碰的精心设计，现在把敞着的那一面垒起墙来了，安上了一扇门，自行车棚就变成一幢完整的平房了。柳青就被囚禁在这幢屋子里，还有许多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文艺界被揪出来通称为“牛鬼蛇神”的人。这个被堵上第四面墙壁的房子，不再叫作车棚，很快就有了一个“牛棚”的名字。选择这个房子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才确定下来的。至关重要的一点，就在于它没有隔墙，把一群戴着“牛鬼蛇神”帽子的人装进去，通铺大床，一人占一块床板，谁躺下、谁坐起、谁翻身、谁皱眉、谁傻笑、谁和谁互使眼色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中，也减少了看管人员的人数和劳累强度。上厕所所有人跟着，被单独叫去训话更有监视者；弄一撮毒性剧烈的老鼠药或杀灭害虫的农药是不可能的，亲属都被隔离接触了，无法获得；上吊也是无法实施的，既没有绳子，也没有拴绳上吊的悬梁或可以承载一个人体重的壁钩；刎颈或割断手腕或腿上的主动脉，没

有刀子，再说万——刀割不死再被抢救过来，还会有“自绝于人民”的又一桩被认为属于叛变行为的罪名；唯一能够消灭自己的手段，便是电击——房子里有电，这是必备的也不引人注意的照明设备。更关键的是，一触即可宣告生命结束，短暂的一瞬就把较长时间酝酿确定的消灭自己的方案实施完成了。

在决定这个晚上就付诸实施的时候，他甚至庆幸自己掌握有最基本的用电常识。这是他久居乡村的意外收获。乡村滞后于城市的生活条件迫使他学会了用电知识。他住在被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过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的南沿，那是不太高也不甚陡的一道塬坡。那儿有一幢在解放后破除迷信运动中搬掉了泥胎神像的庙院，一番整修以后，他就携妻引子住了进去。站在门口可以远眺终南山壁立突起的群峰，或高或低的峰峦之间绝无雷同的过渡性谷地。终南山几乎终年都被薄雾和烟岚缭绕着笼罩着，只有雨后或强劲的西风扫荡之后，才可以看到清晰的山峰和山谷的面目。眼皮下的蛤蟆滩，不是四季都在变换色彩，而是每天都在神奇地呈现着浓淡深浅的诱人色彩，乃至清晨午间傍晚都显示着变化。他踏遍了河川的大路小径，麦子扬花和稻子扬花的香味各具魅力，刚刚犁翻的新鲜泥土的清新气味是难以恰当描述的……他在庙院里常常发生的困难却是断电。停电是不可抗拒的，也是心安理得的，他知道国家对农村定时供电是因为电力尚不充足，他备有蜡烛。有电而因为家里线路故障再停电就让他很不甘心，就难以忍受淌着油的蜡烛的昏暗光亮，就想找电工来检修。电工热情而又耐心，多出于对兼着县委副书记的作家的尊重，毫无弹嫌指责之处。问题是他得亲自去找，或让妻子马蕨去找。有一段不近的路程且不论，往往找不见人，电工是大忙人也是大活物，不会待在家里等候用户去找；还有下雨下雪不便出门的时候，还有黑天半夜的不便……随后他学会了接电，知道了开闸关闸，也懂

得了火线和地线，尤其明确火线和地线一旦交叉接通，就会发出光明，也会击打死最强壮的生命。现在，乡村生活迫使他学会的最简单的电路技能，可以用来实施消灭自己的目的了。

电灯在这幢被床铺占满的房子里亮着。这些床铺的住户或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，或坐在小马扎上以床为依托写着读书笔记或交代罪恶的材料，从早晨到下午再到晚上。这是最基本的内容，斗争会揭发会单个训诫，毕竟不是每天每晌都会发生的事。柳青坐在床沿，那双十万个人里也难得挑出的明亮犀利的眼睛，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读本：这样透亮饱满的光泽却看不见一个汉字，这些汉字已经与即将消灭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他把遗嘱已经写好。他把死亡的姿势和摆放遗嘱的身体位置都想好了。他把电击的方式也论证确定，用他所具备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初级的电工技能，一只手攥住火线，把一只脚伸到床下踩住地线，他的身体就会在那一瞬间宣告生命的毁灭。这间房子里的电线的线路就裸露在砖墙上，仍然是此前作为自行车棚的原有电线设备，许是来不及装修得稍微隐蔽一点，许是这幢“牛棚”的主宰者疏忽了，结果给企图消灭自己的柳青提供了条件。

他已经躺到床上了。所有人都躺到床上的被窝里了。不管能否预知明天，不管能否进入睡眠，大家都按时钻进被筒里，电灯也按主宰者规定的时间熄灭了。柳青睁着眼睛躺着，左手把那份遗书按在胸脯上。遗书有三句话：

我不反党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

我的历史是清白的

这是我反抗迫害的最后手段

他静静地躺着等待着。待这屋子里那些痛苦着的灵魂暂且忘

却痛苦响起鼾声，他就可以伸出右手抓那根早已看好的电线，再伸出左脚踩踏另一根被农村电工称作地线的电线了。他的聚着整个生命活力的眼睛瞅着顶棚，顶棚穿透了，抑或是揭掉了，湛蓝的天幕明晰地波动着银河……

轮到柳青上批斗台了。

他倾情歌颂抒写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和这村那寨的男女已经陌生了，以庙院安置的家院和书桌也陌生了，最熟悉的场合倒是各种批判斗争的台子，或固有的或临时搭建的或人多的或人少的，走上台再弯下腰接受各种语言的谩骂和栽赃和丑化和打倒踩翻等等，都给耳朵刺出血滴磨出茧子麻木不辨了。无论斗争场面的大小，无论批斗台的高低，柳青唯一不变的是他走上批斗台时的脚步和姿势。他穿着蛤蟆滩中老年男人穿的对门襟布纽扣黑颜色的棉袄，差别在于布的质料，农民多是自家织布机生产的土布，柳青是用国家配给的布票买来的机器纺织的洋布；头戴一顶被乡村人俗称为“瓜皮”的无檐帽，执行斗争他的造反派主持人勒令他摘下帽子时，他就从头上—把抓下来塞到棉袄的明口袋里，圆溜溜的光头和阔大的前额就呈现给参加斗争会的所有人。圆脸通鼻，鼻头下的唇上有一排黑森森的短胡须，成为他显著的风景和奇特的标志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蓄胡须。但最具风景异质的是那一双眼睛，走向批斗台的时候，从拥挤着的人群的呐喊声中的通道走过去，柳青只瞅着脚前的路，两边的人都能在瞬息里感觉到那双眼睛泻出的纯净犀利透彻的光亮，混浊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是无法奈何那一束光亮的。他很单薄，身高不过一米六，体重大约只有七十斤，这样的穿戴这样的体型和体重，很难有雄壮和威武，然而柳青缓慢的步履能产生一种威势……走在他前边的“牛们”已经上台了。柳青唯一感到不同

的是变换了花样的侮辱方式。是的，每次批斗会上，都有新的侮辱被斗对象的花样被创造出来。今天，不再是主持斗争会的造反派向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——介绍被斗争者的姓名——姓名前肯定要加上诸如“三反分子”“黑帮”等定语；主宰他们命运的人，给每一个被斗争者确定了一个定性的用语，让他们挨个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自报家门自我辱践，给柳青规定了“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柳青”的定论，不许少说一字说错一字。

排在柳青前头走上批斗台的被斗争的对象，一个一个都按规定给他们的定性自报姓名了。每个人报完，就会有领呼口号的人在台前挥拳领头呼口号，诸如“打倒××××分子×××”，台下举拳呼应，绝不厚此薄彼。小小的差别也不是没有，若某人自我介绍时或有结巴或声音太小，就会被严厉斥责再来一遍。

柳青走上批斗台了，被主持者揉戳着呵斥着走到台前指定给他的地点，站定，服从的肢体行为里隐隐透出绝非顺从的意味，也透出无奈里的沉静，倒显示出呵斥着揉戳着他的主持者的狂乱和虚妄。柳青开口了，口齿清晰一字一板嗓门腔调颇为洪亮：“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，向革命群众报到……”

斗争会的主持者顿时愣住了。策划和组织这场斗争会的大小头目们，也都在主次分明的斗争台上的各个位置上愣怔住了。台下拥挤的黑压压的人群，也在柳青的话音尚未落定时愣怔住了。台上和台下同时呈现出冷寂，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所造成的心理反应不及时的情状。所有人尤其是台上的那些主宰者，愣怔的同时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挑战和反抗。出于各种心理需要和生活目的的需要狂欢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得意者，早已形成接受被批被斗者顺从和讨好的心理状态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挑战和反

抗，把他们惯于接受顺从乞求的心理状态打乱了颠覆了，也把与会者普遍形成的社会性心理扰乱了，于是便出现了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冷场。

潜伏的危险以铺天盖地的愤怒爆发出来。一记耳光扇到挑战的反抗的作家柳青脸上。扇打这第一巴掌的人，无疑是第一个从愣怔状态里清醒过来的人，肯定也是具有敏锐反应的神经功能的人。随之就有人伸出腿脚踢到柳青身上了。同时就有几乎挣破嗓门的口号呼喊出来。在台下呼应的口号声浪里，柳青重新站端立定了，依然平视着的眼睛愈加清澈透亮，有一股逼人的冷光，嘴角有血流下来。

开始了一段对话：

“重报——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‘三反’分子柳青。”
主持者命令。

“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。”柳青说。

又一番拳头和脚踢。

“重报——”

“正在接受审查的……”

柳青被打倒了。

这是力量严重失衡的对抗。一个年过五十体重仅有七十斤的作家柳青，面对一帮身强体壮的中年和青年汉子，在狂飙正猛的“文革”风暴之中。然而，无论这些挟裹着“文革”风暴的身强体壮的汉子们如何吼叫，乃至轮番拳脚相向，那个身矮瘦弱的作家柳青说出的话语，他以洪亮的嗓音一字一板口齿清晰地说话时的沉静和自信，也形成十分悬殊的无法构成抗衡的对比。

又一番语言较量展开，“文革”通用的名词叫作“拼刺刀”：

“你是对抗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反对伟大领袖……”

“我是实事求是。”

“你必须交代你的罪行。”

“从入党那天起到现在，我不敢保证不做错事不说错话不无缺点，但我敢保证做到实事求是，不说假话。”

“你刚才一直在说假话！”

“我一生都没说过假话。”

“你还在狡辩！重报——‘三反’分子柳青！”

“实事求是不是狡辩。我要是说假话，就是自己打断自己的脊梁。”

再一番拳脚，柳青就不说话了。

.....

柳青听到的第一声打鼾，是从这屋子最东头的墙根下响起来的。从不时响起的出气声的轻重，柳青能判断出来哪种呼吸声是进入睡梦者发出的，哪种呼吸声是正在痛苦不堪的清醒者佯装睡着了了的声息。他还得等待。等待里的心境是死样的平静，却浮出马葳的眼睛——这双熟悉的眼睛，瞅着他陪着他从京华首都回到西安，再相跟到蛤蟆滩南沿的庙院里，那是世界上最可依赖的美丽的眼睛，虽然也有不高兴的神光流泻的时候，却不影响依赖和美丽。就在他在台上为“自报”自己是什么与主宰者的对抗中，在他第一次挨打之后重新站定的时候，他看见了站在台下的马葳的眼睛，那种惊愕那种痛切的神光，像是凝固的冰雕，这是相伴相依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眼神。柳青第二次第三次挨打之后再去看那冰雕似的眼神，却只看见亲爱的马葳低垂着的黑发，她没有力量看他了。那一刻，他心里泛起一缕庆幸的欣慰，低头不看是最好的选择，可以减轻折磨。现在，柳青眼前就浮出那双惊愕不堪痛切不堪而凝固为冰雕似的眼神。

他在心里沉吟：亲爱的马葳啊！你肯定不知道你惊愕恐惧和

恨起来的眼睛是怎样感动老夫的心啊！

“我放不了‘卫星’。别人用水笔写字写得快，能放；我写字跟刻字工一样慢，放不了；我给你实事求是汇报，刻字比不得写字快嘛。”

柳青对找他说话的领导说。

柳青坐在领导对面。这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别墅式的高级宾馆，四十年代由驻扎西安的国军军长胡宗南修建，接待党政要员的场合，解放后变为开会和休养的招待所了。这里刚刚召开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会，是文艺界知名的作家演家唱家弹奏家耍（魔术）家放“卫星”的大会。中国在1958年掀起的“大跃进”高潮里又兴起放“卫星”，最大的“卫星”是亩产小麦五十万斤，报纸上还配发着一个站立在麦穗上的男孩的照片，随之便潮涌着各行各业争相放出的吓死人的大“卫星”。文艺界不甘落后，各路名家名手聚着气铆着劲到这个招待所放“卫星”来了。柳青不仅不放“卫星”，甚至一言不发。在这样热烈的气氛里，坐着这样一位冰冷着脸色的人，即使弱智的人也会产生他对于“大跃进”的态度问题的敏感，更不要说这些文学艺术界的“人精”了。会后，领导就找柳青来谈话。柳青坐下后就解释自己放不了“卫星”的原因。

“可是……你想没想到你不发言的负面影响？”

“实事求是。我只能实事求是。我放不了重量大的‘卫星’。我不能对党说假话说我能放。”

谈话停止了。气氛虽有点滞闷，却不紧张。这位领导和柳青既是同志战友，也是朋友，早在延安革命战争年代就熟悉了，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。他现在是省上的重要领导，柳青是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，友谊却不因年岁递增、工作性质的差别而改变。或

者说，领导叫他来坐坐来谈话，本质用意是替他担着一份心。须知对于刚刚兴起的“大跃进”运动的态度，往往决定一切职业者的命运，越知名越能干的人越是这样。这几乎已成为稍有政治意识的人的生存常识。柳青能感知领导和朋友的好心用意，却又重复一遍：“我是作家，又是党员，我必须对党实事求是地发言。”

“你按你的实际情况，能放多大个‘卫星’就放多大个。你总得表示一下态度嘛！”

柳青浅浅地笑笑。那笑首先给人感到真诚，也掩饰不住（或不作掩饰）内蕴的讥讽：“我到这种场合里整个被吓瓜了，脑子停止转动了。热火朝天……雄心壮志……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大的……‘卫星’，把我……吓得快要透不过气来。我正写的那个东西……相比之下……显得小得拿……拿不出手。我表个啥态嘛……没法子表……”

柳青所说的“显得小得拿不出手”的“那个东西”，就是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，正在做最后一遍的修改和润色。

谈话始终断断续续。这会儿又断了。领导的心里是有点复杂，也有点难言之隐。他不仅情感上喜欢柳青，更敬重柳青，敬重他已有的创作成就，更敬重他的人品人格。难言之隐正在这里，对在铺天盖地的“大跃进”的响锣密鼓声中，瞪着两只黑亮透壁的眼睛死盯着别人高声大调表决心放“卫星”，紧闭着一绺黑胡须的嘴唇一言不发的柳青，他首先担心“政治态度”的负面影响和伤害。他和柳青交谈，就是出于对战友和朋友的关爱，身居政坛要职的他，习惯性敏感于“表态”的特殊意味。他希望柳青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损害，明天还要继续放“卫星”，还来得及弥补。他已经把话说到这样清楚无误的程度，柳青却仍然在解释自己的主意。领导吸起烟来，瞅了柳青一眼，又避开了，漫无目的地眯着眼，沉浸在飘绕的烟雾中。

领导再瞅着柳青的时候，突然睁大眼睛，紧紧盯着柳青的手，提高了声调，惊讶里蕴含着兄长般的关爱：“你的手指头咋成了这样子？”

“破了。”柳青轻淡地回答。

“破了？削铅笔割了？”领导很急切。

“都不是……”

“皮肤病吗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领导已经抓住柳青的左手，拉到自己的眼前。那只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盖周围，全是一片红肉，没有皮儿了，渗血仍然没有完全凝结，看来令人心头发痒。领导逼住柳青的眼睛问：“那到底是咋弄的？”

“抠的。”柳青抽回手，平淡地说。

“你自己抠的？”

“别人谁能抠我的手嘛！”

“什么时候抠的？”

“今日个。”

“为什么抠？”

“……”

抠指甲是柳青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。在听大报告或参加小讨论会的时候，听到那些令他感动和受到启迪的话语，抠指头的动作不会发生，因为他的手指捏着钢笔忙于记笔记；而在听着套话废话狂话假话尤其是胡说的昏话时，他就瞪着黑眼珠抿嘴不语，搭在膝头或夹在两膝之间的手就抠起来了。别人很难发现，膝盖总是在桌子底下，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地习惯性地抠着。不过，抠着也就抠着，并无多大肢体损伤，也从来没有发生过把两个指头的皮儿抠光剥掉了这种惨相——而他自己竟然浑然不觉。

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。上午是领导们一个一个做报告或讲话，或代表单位表红心。他那时已经开始抠了，不过没有抠破皮。下午是各位诗人作家唱家演家弹奏家耍（魔术）家竟放“卫星”，有诗人说他在多短时间里要写出多少万行诗，有演家说观众喜欢他在舞台上翻跟头，他要把现在的十个跟头翻到八十个跟头……热烈地放“卫星”的大会暂告结束，柳青绷紧到麻木的神经一时还松弛不下来，站起身，离开座位时，才发现右手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抠得不见皮了，而自己竟然没感觉到疼，竟然没有感觉到渗出的血滴把膝盖内侧的黑裤子浸湿了……

领导俯下身轻轻地问：“你是下午开会时抠的？”

柳青平静地说：“这是我的坏习惯，不知不觉就抠成这样子了。老也改不了。”

“噢……噢……噢……”领导转过身，独自微微点着晃着脑袋，走到窗前背对着柳青站住，只见冒烟，不闻话语，再不启发柳青表态了……

一年之后，饥饿便笼罩了蛤蟆滩。在“忆苦思甜”活动中被作为象征旧中国贫穷的稀糝子野菜树皮等食物，现在摆上了蛤蟆滩家家户户的饭桌。有人嚼着野菜树皮仍不改活泼的天性：“哎呀！甭说亩产五十万斤粮，就按一亩地打一万斤，咱们该当黏（干，方言，音 rán）面锅盔操心吃得撑死呀！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？”没有人敢在公开的或正经的场合追问高产的粮食到哪儿去了，更没有人敢追问亩产五十万斤的“卫星”倒底是放到天宇里去了，还是把家家户户的粮缸砸粉碎了！那些放过高产“卫星”的农民和决心把跟头从十个翻到八十个的名演家，现在全都不管他们放出的“卫星”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早把心思集中到挖野菜和计算购粮票证上去了，然后依然热情不减地对新兴的口号表态去了。柳青却把心思集中到牛马身上了。无论碗里糝子

多么稀，野菜树皮如何难以下咽，蛤蟆滩尚未发生完全属于饥饿而致死亡的人。牛马却大面积死亡，一个村子都难以幸免。在蛤蟆滩，只有水车改成电动机械解放了牛马，成为机械化电气化的唯一标志，其余耕地拉车拉磨等重量级的农活儿，仍依赖畜力。牛马死完了怎么办？道理不言自明。人都没有正经吃食了，牲畜早在人之前就被省去了精料只有麦草了。柳青现在没有抠指头的下意识动作了，他整天走村串寨，踏访那些有饲养抚弄牛马经验和绝招的老农民，开始推敲字句编写饲养牲畜的“三字经”，既要通俗——饲养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，又要朗朗上口易读易记——有些饲养员缺乏对文字的耐心。柳青把正在写作的《创业史》第二部放下来，牛马占据了他的思维中心……现在来不及追问谁怎么把粮缸砸破了，拯救人和牲畜的性命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。

通铺长屋里已经此起彼伏着男人们的鼾声，连续的间断的和偶尔骤爆骤落的、深厚的清亮的和黏糊滞稠的，都交混在一起，给最清醒的柳青听着。这些和他一样被呵斥被推搡被栽赃被谩骂被凌辱的大家人精们，现在进入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最幸福的时段，痛苦和焦灼都解脱了。柳青确定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，竟然自嘲地想着，现在早已用不着抠指头了。“文革”初期他还抠着，后来就被口头的炮轰和拳脚代替了。相对于年轻壮汉的拳脚，抠指甲这种小动作已经中止了，因为整个七十斤重的躯体都要消灭了。他的眼前浮出的是那双惊愕不堪痛苦不堪的美丽的冰雕似的眼睛。就要结束自家的折磨和终生依偎他的人儿的折磨了。柳青伸出右手，抓住了一根电线，几乎同时把左腿伸出被窝，一脚就准确无误地踏住接电板的另一根电线……

写到这里，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里的一段话浮现出来：“人